

让思想拐个弯

公共提示的尴尬

◆ 顾土

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公共提示。几十年前也有提示,大字报和标语提示我们什么运动又来了,谁又被打倒了,然后就是不准乱说乱动,以请字打头的提示基本没有。改革开放后,具体生活提示日益增多,请字很普遍,哪里有公厕,哪里有地铁,哪里是避难所,哪里是著名景观,不但有声音,还有图形,当然更多的是文字。此外就是不要随地吐痰、不要随地大小便、不要乱扔垃圾、不要大声喧哗,其中请为老幼病残孕让座的最普及,大概这也是最需要提醒的。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条提示,现在的年轻一代估计连想都不曾想过,叫“不要尾随围观”,指的是对外国人。因为开放前很少见到外国人,所以开放后,在街头巷尾一遇老外,人人都死盯着瞧,有人可以跟着欣赏几里路的,那些金发

碧眼的外国男女为此尴尬不已。如今,在各类公共提示中,令人尴尬的仍有不少,有的让外国人尴尬,有的也让中国人尴尬。在我们这里的剧院、音乐厅、美术馆、博物馆,听见用英语广播称,请不要高声喧哗,请不要随地吐痰,请不要乱扔垃圾,外国来的朋友总是愤怒地对我说:这简直是侮辱!看演出,为什么要高声喧哗?在展品面前,为什么要随地吐痰,乱扔垃圾?在国外旅游,最让我脸红的就是用中文简化字提示,请不要这个,请不要那个,尤其是公厕,这种提示更是具体到家了,在文字之外,还画两个脚丫,提示说:请站在这里方便。好像我们这些成年人连这个也不会了。我还见过一个公厕更绝,连提示也免了,干脆在便池下再放个盘接着,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最近

才知道,原来还有背着中国游客提醒其他外国人的,说几点到几点是中国游客用餐时间,请注意。让人知道后难以忍受。提示多了,人或许就麻木了。在公交上,所有老幼病残孕专座,很少坐的是老幼病残孕,有时连地铁工作人员都端坐在那里,即使旁边的人为老幼病残孕让座了,他们的眼睛还是直愣愣的,毫无感觉。我还见过一种地方的提示,也不知道是该称赞呢,还是该当笑话讲。我家附近有一片废弃的工地,很早就被几间工棚悄悄占据,每天早晚都有货车进进出出,装的是矿泉水、冰红茶、冰绿茶。这样的地下黑工厂,工棚的墙壁上也写着:安全生产,防范第一!加强防火,责任重于泰山!字迹固然歪歪扭扭,产品也是假冒伪劣,可提示的内容也不能说不对。

在中心的边缘 直树的眼睛 ◆ 南妮

半泽直树,拿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电视剧的名字,可见直树的分量。故事由一个悬念而产生:融资课长直树听从中央银行浅野支店长的指示,向西大阪钢铁融资5亿日元。三个月以后,负债累累的西大阪钢铁破产。店长把责任全部推给直树,总行组织调查团,直树将离开支行。“你的成绩是上司的,上司的错误是部下的。”——金融行业的黑似乎成为了一种众默认的风气。直树偏要斗一斗。面对一堆气势压人的总行调查团,直树吼道:“不要影响我去追回那5亿!”坏人通常也都是些胆小之辈,见惯了唯唯诺诺的老实人,倒是被他一振,乖乖听着,不敢随便欺负他。这原来是一个事前早已勾结预谋的黑暗计划。欠债的店长与西大阪钢铁老总是熟人,批下贷款他要拿大笔回扣。也就是说,不管直树如何聪明,如何阻拦,这笔款是一定要借出的,也是一定要坏账的,融资课长这个职位注定的要当替罪羊的。直树有一双警惕的眼睛,机警,凶狠,寻觅,似乎随时准备着回击。只要他一出场,炯炯有神的这双眼睛便照亮了整个屏幕,让人身不由己地追踪着他的目光所及。饰演该角的是一个著名舞台剧演员,难怪,他深知形体语言的感染力。这是一对在

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像狼那样厉害的眼神,既能自卫,又要攻击。也是一双代表着正义,像警犬一样时时嗅着犯罪的气味,捉拿真凶的战士的眼光。侦探,捕警,银行调查员,直树一身兼了。冤枉、诬告、侮辱,他准备“以牙还牙,加倍奉还!”想起了一本书的书名: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。为了自己的利益,可以不顾他人的生死。现代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会变得越益恶劣?直树的一个银行同事就此变成了神经分裂。拼到最后,是体力、智力、神经的坚强度。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,同期好友的帮忙,在漆黑一片的世界里,直树会坚持下去吗?有职业的价值感吗?“活下去真辛苦啊!”走投无路的时候,直树这么感慨。同类越来越少的世界,人会孤寒不堪。不战即退,即亡。你就是莫名其妙的、如虫子那么卑微地来世界一遭。半泽直树迅速地火了。据说有些日本女粉丝表示,嫁人要嫁银行家。嫁半泽直树那样的理想主义英雄?若是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,你是爱他的那个人,战斗的过程中,心疼都要心疼死。面对那一群毫无职业良知、人性良知的歹人,都不要开战,一个转身,咱去种地吧。蓝天白云不会欺负你。

本埠生活录

南方笔记 ◆ 石磊

晃去南方消遣。一边搭飞机,一边默默沉吟。进入一座城市的方式,最通俗的,莫过于搭飞机。那么,进入一枚陌生灵魂的方式,究竟是什么?有时候,仿佛小小一步就跨进去了,而另一些时候,却无论如何,摸不到门框子。即便谙熟了那枚身体的所有曲线,依然束手无策地枯立在灵魂的窗外,栉风沐雨,倾尽岁月。人生的有趣与折磨,似乎莫过于此。午后抵达白云机场,直接抓车,飞去番禺访友。算是很多年的深沉老友,细细想来,却是彼此一无所知。坐下已经饿得疯狂,老友熬了好粥,晾得温吞,旧旧的兰花碗盖,很浓的南粤风味,真真体贴。粥后,饮茶,老友煮了擂茶,那么费功夫的茶,伊竟不厌其烦,茶味咸香粗浑,劲道十足。老友问味道如何,大概是风尘仆仆得厉害了一点,竟答伊,淡了。事后想想,彼时彼刻,口味重得,赛过烈日下的客家农妇。观看老友满房的陶瓷收藏,累得顶天立地的碗碟,自己动手,一枚一枚打开来细看。几柜子的好东西,一件一件缓缓抚摸。古拙的湖南油罐子,差不多可以闻见腊肉的奔腾油香;民国的粥罐,一派文人磁的故作姿态,罐上的雀儿,羽丰嘴细,甚是传情,暗暗挤在角落里,疑似李朝的玩意儿;唐的水壶,小嘴大肚,那么夸张,偏又那么稳妥,风致极其西

域;南粤人家的泡菜坛子,巨大一抱,插着家常姜花,亦是浓亦是清,真真惹眼;老友再泡了正山小种来,已是民国的蓝边小酒杯,以及备前烧的小壶,混混搭在一处,相亲亦是相安。老友自己开窑,烧陶白相,趣味散淡古静,稳得无法可想。伊之思想,是要做点过日子用的佳器,钱不钱的,不是事情。夜深之前,跟老友讨,今晚依总要送点给我。老友想也不想,指着桌上,这个你拿走。一套不盈寸握的民国小酒杯,别致水晶,透彻娇柔得不得了。胡乱想想,当是女眷们躲在闺房,深宵长夜里,醉生梦死饮烈酒用的吧。老友一边替我包裹那套酒杯,一边讲,还喜欢什么,自己拣。一手一手地,拣了一枚晚清的陶瓷秤砣,两枚豆青小碟,两枚青花小鱼碟。吸最后一支烟的时候,跟伊讲,下一次,要跟依讲讲祖上三代。darling 这点趣味,一定不是今生今世的事情。友人笑,何需下一次,今晚就讲。我曾祖,是荆州的乡绅,地位相当于方圆多少里之内的大法官;我外祖,是江汉平原上的米行老板,农民收获后船载入市,外祖就守在码头上收米。民国时候做到镇长……后来就丢了性命,一辈子,不过活了三十九年。听完立在溶溶月光下,叹气亦不是,赞叹更不是。极深的夜里,只有,轻松一抱了。

诗歌口香糖 无题(327) ◆ 严力 太阳不依赖手表 就能准时到达约会地方 而人类因为经常失约 只能讲究手表的价格 不少人说理想到了高处 必然是一个旋转餐厅 在其360度的每一度里 都有可餐的风景 可惜有些饿着肚子的人 看不见除食物之外的任何东西 身体也是文明的身外之物 怎么说呢 它甚至不顾你的博士头衔 时不时地表达一下动物性 禅意像一款软件输入 头脑 它用一匹人的生活 提醒我 要在草地上悠闲地 用内力驱赶体外的苍蝇

钢笔画世界 柏林勃兰登堡门 杨秉辉 画\文 勃兰登堡门为柏林的标志性建筑,普鲁士国王为庆祝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,建于1788年至1791年。勃兰登堡门高26米、宽65.5米、深11米,由12根各高15米、直径1.75米的多立克式廊柱支撑。每对廊柱间有隔墙,将门分为5个通道,其中间者为皇室专用。门楼项上有高约5米的四马胜利女神像。两德分裂时勃兰登堡门曾作为“柏林墙”的一部分,割裂了德意志民族,1989年末两德总理会见于勃兰登堡门,又使此门成为德国统一的标志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鱼塘一日 ◆ 戴蓉

长假里和朋友去熟人的鱼塘钓鱼。晴朗的秋日,天上飘着大朵白云,几乎想模仿电影里的猪八戒自言自语一句:“好大的棉花糖!”即便有阳光,早晨的水边还是凉意阵阵。果然是秋天了,鱼塘边的一排杂树,结出了艳红的蒴果,堆叠在绿树的上头,是看了叫人眼前一亮的红配绿。偶尔有一两个蒴果漂在水面上,波纹一荡,是有鱼游过来咬食吗?鱼塘的另一面种了几棵木芙蓉,一只白色水鸟悠闲地站在树下的浅水里。朋友说,别看它一动不动,一旦扑出去抓鱼,命中率极高。原来他仔细观察过,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,往几个水池里放了几百条鱼,有一只聪明的鸬鹚,就是这样捕到了许多鱼儿。他不无得意地说:“我拍到过好几次呢。”钓鱼是热闹不起来的事,看一阵水面发一阵呆,和周围的人聊几句。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放假就有人扎堆出去旅游,明知道景区人山人海,非但无法清净还徒惹心烦。有人曾解释说,那些平时工作压力

大的人一放假就得出去玩。这个道理实在牵强,要说压力,就算当个稍微像样点的家庭主妇,要做到窗明几净饭菜暖香压力也不小。压力最大的,莫过于始终坚持理想主义,始终不被时光侵蚀,保持内心的暖意和光亮。那些自认为敬业,回家眼睛盯着电视或者对着家人,心思却仍在工作上徘徊的人,其实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和意念。把业绩指标当压力,有一天失去这个目标,余下的人生便轰然死机;认清自我了解生活实意的人,即便长年处于一种节电的状态,强大的后台程序却总在悄悄运行。一群人向鱼塘的主人借了菜刀,打算把鱼收拾干净再回家。有人马上蹲在地上杀鱼。看到几个平时叱咤风云的男人,熟练地给鱼刮鳞剖肚,不无感慨地想:美、才能这些东西都是能向自己求的,但是否能遇上一个人心甘情愿为你做些琐事烦事的人还真得看运气。那天上钩的鱼不少,他们说是我第一次钓鱼的缘故。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蒙马特高地定格 ◆ 浩尘

前些天,女友小孟在微博上转发并爱特我一张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照片。这是一张黑白照片,作者是法国摄影师。照片定格的是1937年冬天的某个清晨,蒙马特高地的台阶,俯拍镜头,砖地、光秃虬结的树枝、鲜烈的阳光、萦绕的薄雾、铁花栏杆以及花朵造型的路灯,还有交错而过的行人,一个台阶而上,一个沿阶而下。2012年夏天,我和小孟一起走过这条路。同行的还有我儿子、她女儿以及另外一个女友。我们几个人沿着这条颇为陡峭的台阶,在七月的烈日中奋力往上爬,边爬边抬起镜头“捏”了好些照片。这些照片都是彩色的仰拍镜头,绿叶婆娑,台阶深润,空气里有一种亮丽浓稠的气息。那天我们是从老佛爷百货门口,看着地图一路走过去的,走得很快,到达高高的台阶前大约花了半个小时,其间还在红磨坊门

口拍了几张到此一游。抬头看去,有点心潮起伏——读了那么多书里面的著名的小丘广场就在上面哦!小丘广场跟之前看到的影像里的情形一样,呈圈状,一圈一圈地摆满了画夹和画,后面站着或坐着以此谋生的画家们,其中不乏好些白发老者。他们表情各异。有生意的正忙着给游客画像,没生意的或眼神空茫地发呆或彼此闲扯,他们统一的神情是看到镜头后的不满,并辅以拒绝的手势。这里面有几个会成为毕加索、高更、卢梭、雷诺阿呢?盛况不会再现了。所谓时势造英雄,所谓风云际会,某个领域的杰出人士总是拨一拨地涌现的,十九世纪未涌现了一拨绘画大师,再出现同等高度的一拨,中间估计得有几百年的间歇期吧,不说千年一遇,五百年总得要吧。在蒙马特高地,我们没有去著名的爱墙。据说那堵墙上有三百多种文字的“我爱你”。

现在,我翻看我在蒙马特偷拍的那些照片,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女画家的侧影,大约五十岁出头的年龄,白衬衣、小西装,一顶巴拿马草帽,身材纤细优雅,五官无可挑剔,标准的巴黎美人。法国女人总有一种超脱于时间之上的美。可惜她的画实在不怎么样,跟小丘广场的好多画作一样,小尺寸的巴黎风景油画,埃菲尔铁塔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也就是一种旅游纪念品。巴黎人对游客的镜头一般来说都不太高兴,这跟在伊斯坦布尔遇到的那些笑得开花开朵并主动摆pose的土耳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蒙马特高地,遇到笑应镜头的,是一个带着狗的男人。他坐在一个小坡的坡顶上看一份画报,他的小狗在坡面上呈俯冲的姿势,因狗绳的拉扯而被固定。小狗俯瞰远方,神色凝重。我顺着小狗的视线看下去,是下面小街上的一个红色门面的咖啡馆……